

高天流云古书院

王晓

睡在月光里

睡在月光里,就是夏天的模样。老家的房子青砖砌墙,盖小瓦。这种房子,看起来气派,就是不隔热。暑气穿过屋顶,直达室内,家里哪哪都热。夜里想睡个好觉,成了难题。记得从小暑到中秋两三个月时间,除了下雨,基本都睡在屋外。现在,经岁月淘洗后留下的记忆,更多的是乐趣和惬意。

门前的砖地,奶奶用扫帚仔细扫过,地面也撒过水,压下沉凉。吃过晚饭的小桌子,不收,留着乘凉。竹床搬出来,就着晾衣绳,挂好蚊帐。椅子、凳子也都搬出来。这是一家人对抗人暑热的武器。再热,觉还是要睡的。

各人依据身形,选择合适的地方睡觉。小孩子睡配尼龙帐子的竹床,爸爸身形高大,吃饭的小长桌躺上去正好。其他人,躺椅可将就,几张椅子拼起来也可睡,最不济两张板凳一合,也是床。

我家门口是邻居们聚集的地方,大家都热得睡不着,摇着蒲扇踏着拖鞋聚来了。小凳子、大蒲团搬出来分给大家坐,来迟的门槛上挤。蒲棒头点起,艾叶熏起来,蚊子们似乎怕了,嗡嗡声远了一些,偶有一两只不怕死的,大蒲扇一拍,也逃得无影踪。

夏夜纳凉不点灯。月光如银,倾泻在整个村庄。我家门口敞亮无树,一地丰厚的雪花银。纳凉的女人还带活来干,剥毛豆,扣鸡头米,月光白亮,自如得很。两旁厢房和树木的剪影,在月色里黑白分明,巷道里,光影移动,那是时间。

奶奶通常先收拾好锅碗,再收拾我们,洗好澡,拍好痱子粉,把我们撵到撑好蚊帐的小竹床里,要安静躺着。哪里安静得下?汗,顺着脖子往下淌,很快纠缠一窝。大人们在月下讲农事周期,讲家常里短,讲前庄后舍的奇人趣事,我们哪里待得住?趁奶奶不注意,溜出蚊帐,和小伙伴们用点亮的蒲棒头打仗。红红的火点,在对方面前画八字,看到对方畏惧不前,开心大笑,自己被对方吓过的经历也就此一笔勾销。偶有失手被烫者,哭嚎声嘶力竭,不到一袋烟工夫忘到脚后跟,又玩成一团,大人追着屁股都喊不回。看我们疯得汗如雨淋,奶奶就说这漂白洗了。

奶奶的那趟澡本来就是白洗的。我家临河居,一条南北向的三王河,明亮如绸。二爷水性最好,也最喜欢孩子,看我们热得慌,会带我们去几步远的水码头夜游,浸湿全身,身上有水,速度如风,好似有了阵阵凉爽。

打过仗戏过水,肚子自然就饿了。这个时候,最宜杀个大西瓜,解饿又解渴。奶奶最懂我们心思,抱出用井水憋了半天的黑纹瓜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。众人分食,笑声朗朗。隔一天,他们会带来自家炒蚕豆、煮菱角、嫩莲蓬给我们解馋。我们很愿意庄邻来分瓜,长大后,这成了乡愁的一部分。

吃饱喝足,我们有了倦意,自个儿爬上竹床,边看满天星星,边听大人讲话。奶奶摇着蒲扇,安抚我们:睡吧,睡吧,我们躺在竹床上,虽然还是热得睡不着,好在竹床吱吱嘎嘎嘎眠,不远处蛙鼓虫鸣、群鱼吻水都往耳朵里钻,好似有风,从水边芦苇叶尖上赶来。水泥船舱里长的慈菇、菜地边的薄荷、后塘里的莲藕……丝丝缕缕的香气都送到鼻子底下,燥热生出的烦躁渐渐平息。

月色笼村庄,也罩着我们,眼皮渐渐搭上。心,借着月色升高了一些。再远的地方,隔着一条河,稻花正秀,桑叶正饱,无花果一点点变红,大地上的一切,都和我们没在银子样漂亮的月光里。

江夏散记

朱小平

江夏建县有千年的历史,号称楚天首县。如今的江夏区是武汉市最大的一个区,有亚洲最大的城中湖——汤逊湖,水域占全区面积近一半,还有青山翠岭,真是“半城山色半城湖”!

到湖北经济学院参观,这所有115年历史的学校,前身是当年张之洞筹建的新式学堂。张之洞于1903年与张百熙等人制订颁布《奏定学堂章程》,成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开端。但在此之前,张之洞已开始创办新式学堂:1893年创办自强学堂(武汉经济与管理学院前身),1896年创办湖北农务学堂(今华中农业大学),1898年创办湖北工艺学堂(今武汉理工大学,并衍生武汉科技大学和武汉纺织大学)……武汉5所百年大学,有4所为张之洞创办,比北大、清华诞生还要早!1907年,张之洞离任湖广总督时,湖北已有新式学堂1512所,学生5万多人。现在的湖北经济学院与张之洞的学堂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

在学院内的楚菜研究院,看到一位二十出头的小姑娘表演烹饪技艺,知道她竟然是全国技能大赛最年轻的冠军!想起当年张之洞创办了那么多新式学堂,但女子是不能入学的,怎不令人感慨?

更令人惊讶的是:江夏区内有22所高校和26万名大学生,使江夏成为“唯楚有材”的人文胜地。而高科技主导的产业,更是令人目不暇接。仅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有7个!开发区内的上汽通用公司、博世华域公司(专生产汽车转向轴),高科技自动化程度令我大吃一惊:五千多平方米的生产线,包括车铣创磨等,只有两个工人和6个技术员!

我当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到工厂,干过焊工、磨具钳工、线切割和电火花自动车床,后来调到科室。那时遥想自动化,认为遥不可及,而现在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唯一制造业种类最全的国家,若自主知识产权再飞跃上新的楼层,前景更会更加灿烂辉煌。

参观中和湖北作家刘醒龙先生极有共同语言,他当年高中毕业分配到工厂当了车工,对此兴致盎然,与我相顾赞叹,只是车间里熟悉的机油味,已非当年故物了。

江夏熟了,我更惊喜和惊喜。参观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,此为灭活疫苗产地之一,现年产量已达10亿剂。作为中国,自豪之情当然是油然而生,武汉的抗疫大会战和武汉研发疫苗,都是“当惊世界殊”的奇迹!腾讯软件研发中心也落户在江夏,我惊诧生活中息息相关很多领域都出自这里……在五里街,浏览乡村振兴馆、方稼慢乡、小朱湾,当地村民开办旅游民宿,或出租房屋,年收入可达30万元至100万元。这是何等令人欣喜的数字!

几天的行程只能是一走马观花,江夏的一山一湖、一街一镇、一草一木……但点点滴滴已经令人不得不衷心点赞。抚今忆昔,江夏人有理由感到自豪。江夏大地已然日新月异,绽放出灿烂夺目的异彩!

塘里挖了藕,家里做了好饭好菜,首先想起的人,就是学校的老师们,他们被热情的乡人们请来家里,上座入席。

我去的那天,正巧遇到来书院溜达的刘大哥,他在书院里的这所小学从教30多年,黑发已染霜。刘大哥告诉我,那些年,他在这里送乡里孩子们走出大山去远方求学,是最荣耀高光的时刻。

而今,在每年秋天逢孔子诞辰日,书院四周的乡人们都要来书院里旧时的孔子神龛前,满怀虔诚地焚香燃烛。后来有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,乡人们约定俗成,把当地教师们请到书院来合影一次,尔后吃上一顿香喷喷的农家饭。

前年,一个做事古板认真的书院乡人,居然通过浩瀚古籍查到当年修建这所书院的王姓小官员的生日,王姓芝麻官是那个地方的汛巡检。于是,每年王姓官员的生日,这个乡人都要进行祭奠。

离开书院时,凉风荡漾之中,院子里的玉兰树送来芬芳气息。我在书院大门外,深深地给书院鞠了一个躬。200多年的书院,在高天流云下,在山水空蒙中,对我一言不发。

《东篱秋色》

(轴·局部)

恽寿平 [清]
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恽寿平(1633~1690),初名格,字寿平,又字正叔,别号南田,江苏武进人。清代著名画家,创常州派,为清朝“一代之冠”。其画作特点是以潇洒秀逸的用笔直接点蘸颜色敷染成画,讲究形似,但又不以形似为满足,有文人画的情调、韵味。

恽寿平早年向伯父恽向学画山水,后取法元代王蒙、黄公望、倪瓒,并上溯董源、巨然,有很高成就,以神韵、情趣取胜,与“四王”(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翚、王原祁)、吴历并称“清初六大家”。中年以后转为以画花卉禽虫为主,所画花卉,很少勾勒,以水墨着色渲染,用笔含蓄,画法工整,明丽简洁,天趣盎然。

配文·供图 络因



G 守静观海

了解自然才会有敬畏

服光屁股奔跑。记忆里,那是最危险的一次:在以分秒计的时间里,河水暴涨了数百倍。

这种事不是新鲜现象,家乡那条即使是丰水期的夏季,平常流量也不足两位数的河,每年都会席卷生命。尤其是夏季,在视力无法触及的山那边,你不知道会不会下雨——雨云通常很低,雨大雨小更无从知晓。但是,因为我的群体都很亲近自然,知道它的危险和习性,因之,每次下河都会注意水流变化,很细微的那种变化也不会掉以轻心。

坦率地说,我等都是笨小孩,只是因为漫生野长,不小心都成了自然之子:敬畏是骨子里的,就像斯特劳斯在他的人类学(人种志)学术著作中描述的野蛮部落孩子一样。可惜现在的人,怕输在“起跑线”的他们及其家长,差不多完全抛弃了此类“原始”的成长模式。有一年回到山里去探望我的河,看见水里嬉戏的孩子,自大的我教育他们必须提高警惕,结果我的好意被归类到胡说八道。这不奇怪,现在连以专业标称的“攻略”家貌似都是无知的样子。

这么说并非我夸口。前阵子北京就有高

光阴的深水里去了。徐大爷家有一本发黄的家谱,竖排繁体字,纸页已变得薄脆,摩挲之中似有粉尘簌簌而落。

去书院那日,徐大爷把家谱捧到我面前,他手指着家谱中对前辈先人的记叙告知我,他的某先人在1826年中了秀才。那年,书院已投入使用34年。这个书院,是来到当地的一名外乡官员承头修建的,修成后第5年,遭遇过一场烈火洗劫,之后该官员毅然再次重建。

把目光投向当年的群山深处,一个赤足少年用木棒拨开草丛上的霜露,走在山路荆棘中。深山里的仲秋,已是霜色深重。少年要赶往的地方,正是如膏书院。在书院授课的老先生,也是山里读书人,据说辛苦的老先生节衣缩食后置良田熟地40余亩,靠田地出租收入,学生们不回家,就靠书院里燃起的篝火取暖,柴火燃烧的噼啪声中,火光映红了师生们的脸,晚上伙食大都是蒸煮山里的红薯洋芋,师生情谊,淳朴饱满。

书院往事没有照片纪录传承,我被自己想像的场景感动了。但书院绵延的脉络清晰

安源路矿工人夜校

包华其

这是1922年的春天
安源老后街福斋巷
已是深夜,一盏不知疲倦的煤油灯
在黑夜中显得特别醒目
一群年轻人来不及脱下疲惫
潮水般涌过来
年轻人端坐着,仔细聆听
凝视着黑板,似懂又非懂
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养分
在这个别样的春天里
他们听见了惊雷的声音
在这里,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
把心底的压抑化作一个个烟圈
一口接着一口吐出来
誓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体面和尊严

浅秋染时光

张晓杰

清晨或黄昏,走在路上,不经意间,常有清凉的风扑面而来。两场秋雨过后,夜开始凉如水。恍然发觉,秋应该是从夜里缓缓走来的。

泛着淡淡青绿的槐花落了一地,我尽量不让自己的鞋子踩在落花上,抬起头,入目依旧是繁花满树,斑斓着岁月与时光。常有小小落花吻我的短发,轻拍我单薄的肩膀,我轻轻微笑,展开手掌,接几朵落花在手,打开随身携带的书本,郑重地珍藏起来。深吸一口气,鼻尖萦绕着淡淡幽香,让我不知不觉沉醉,沉醉在浅秋时光里。

老街斑驳的围墙上,肆意生长的爬山虎即将迎来它们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。经过了一春一夏,它们早已倾尽生命中的全部力量,不断地攀爬再攀爬,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姿态,凭借一己之力,用盎然绿意将灰扑扑的老街巷装点出了清新的味道。秋雨过后,原本翠绿的叶子开始透出一丝丝红,令人忍不住驻足细看,试图在叶片的脉络间感知一些秋的消息。每到这个时候,淡定如我,也开始在心中悄然祈盼,只愿这叶子红得快一点儿再快一点,期盼着这热烈的红能让稍显萧索的老街重新焕发出别样的生机。

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次第绽开笑颜,不同于春花娇媚,夏花的明媚,盛开在秋风里的花,它们无论花朵大小,一律颜色很正,仿佛充满了力量,红的热烈,黄的灿烂,粉的纯粹……这些竭尽全力绽放的生命之花,书写出独属于秋的绚烂。

无论如何精心养护的草坪,到了这个季节,也不再翠绿了。这个时候草的颜色很难描述,依旧是绿的,却总感觉少了些生机与活力,绿得有些勉强。秋再深一点儿,草开始慢慢泛黄,这个过程很神奇,有时需要很久,有时不过是一夜之间。草泛黄是从叶子开始的,最初是叶尖,慢慢地往下再往下,直到整片叶子都黄了,等整株草变黄以后,秋也深了。

浅秋染时光,行走在深绿浅红的风景中,我静静享受草木与初秋的相遇之美,我试图在繁华落地之前,努力将这份对浅秋的喜悦轻轻揉进岁月里,让它们与我,温暖相伴。



《沃格蒙特的玫瑰》皮埃尔·雷诺阿[法] 玛咖 供图